

阿克塞尼諾克著

蘇聯集體農莊的 社會主義土地使用權

石 礎 譯

中華書局出版

Г. А. Аксенок:

**Прав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землепользования колхозов**



蘇聯集體農莊的社會主義土地使用權

石 燮 譯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本書內容提要

本書係根據蘇聯有關土地政策的各項法令，對集體農莊的土地使用權問題，加以詳細的論述。首先說明蘇聯土地國有化，並將土地無償地永久地交給集體農莊使用的經過。對於作為土地使用者的集體農莊的權利與義務，集體農莊莊員宅旁園圃地的範圍及使用權，以及如何保護集體農莊公有土地以防濫費等各方面，都有詳盡的論述。

* 版權所有 *

蘇聯集體農莊的社會主義土地使用權

◎ 定價人民幣二千九百元

譯者：石 礎

原書名 Прав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землепользования колхозов

原作者 Г. А. Аксененко

出版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原書出版年份 1952年

出版者：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西總布胡同七號

印刷者：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總經理：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南京西路一號

編號：26189

(54.8條，圖型，32開，38頁，43千字)

1954年8月上海2版

印數(冊)6,001—9,5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二六號)

目次

第一章	引言	五
第二章	交給集體農莊永久使用的土地	一九
第三章	集體農莊的聯成整塊的土地	二六
第四章	作為土地使用者的集體農莊的權利和義務	四〇
第五章	集體農莊農戶宅旁園圃地的使用權	五九
第六章	保護集體農莊的公有土地以防濫費	六五

第一章 引言

在蘇聯，土地是國家的財產，也就是全民的財產。

從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天起，土地私有制便被廢除了，全部土地變成了無產階級國家的財產。土地禁止買賣，土地已不再是商品了。因此，就在蘇維埃國家成立的第一天起，把土地集中在私有者的手裏、並利用它來作為人剝削人的工具的那種可能性，便被消滅了。土地門始交給勞動者在勞動中享用。

在革命前的俄國，土地是私有財產，它是屬於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皇室和寺觀所有的。農民沒有足量的土地和購買土地的資金，農民爲了不致餓死，便不得不去受無情地剝削與壓迫他們的那班地主和富農的奴役。

在革命前的俄國，貧苦的農戶佔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五。絕大多數農民過着牛馬般的生活。百分之三十的農戶沒有馬匹，百分之三十四的農戶沒有自己的農具，百分之十五的農戶沒有自己的莊稼。每年有八、九百萬農民，爲貧困和飢餓所逼，只得受地主富農的僱傭。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了土地私有制，同時也消滅了地主階級，沒收了地主的土

地，把土地無償地交給勞動者使用。從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時起，俄國勞動農民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獲得了擺脫貧困與飢餓的可能性，他們澈底地和永遠地從地主的奴役下解放出來了。

土地國有化——廢除土地私有制，把土地轉變為國家所有制——是根據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公曆十一月八日）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土地法令來進行的。

「這個土地法令是以根據二百四十二個地方農民委託書製定的全國農民委託書作為基礎通過的。依照這個委託書上所載，土地私有制宣告永遠廢除，而代之以全民的國家的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皇室土地以及寺觀土地，一律無報酬地交歸全體勞動者使用。」^①

土地國有化加強了農民的勞動經營，促進了進一步鞏固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並使千百萬勞動農民羣衆，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便於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農業形式。

在革命前的俄國，存在着土地私有制，農民爲了獲得土地，長年苦心地積蓄資金，因而背了許多債，受盡地主富農的奴役。爲了購買土地的支出是壓在農民身上的一付重担。

自從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和土地國有化實現以後，農民已不必再去購買土地了。農民也無須再向地主繳納地租，農民除了在革命前已有的土地外，蘇維埃國家把從前屬

①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譯本，第二五八—二五九頁。

於地主、資產階級、皇室、寺觀、教堂所有的一億五千萬俄畝以上的新土地交給了農民。除此以外，蘇維埃政權在貧農委員會的幫助下，沒收了五千萬公頃富農的土地，也無償地把它交給貧農和中農使用了。這就大大地幫助了這些農民，使其經濟基礎獲得進一步的鞏固，削弱了富農在經濟上的地位。

但是，土地國有化的意義還不止此。由於廢除了土地私有制，建立了全民的、國家的土地所有制，從而消滅了農民忠順於自己小塊土地的心理，因而使得由小農經營轉到集體農莊的軌道也易於進行。

斯大林同志指出：「正因為在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制，所以我們這裏的農民，也就不會像在西歐那樣奴隸一般地忠順於土地，這個情況也就不能不使小農經濟比較容易轉入集體農莊軌道。」

這就是在我國，在土地國有化條件下，農村的大規模經營，即農村的集體經濟能夠很容易表明它優勝於小農經濟的原因之一。

這就是消滅了絕對地租，取消了土地私有制而實行了土地國有化的蘇維埃土地法所具有的偉大的革命意義。」^①

① 「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一五一頁。

因此，土地國有化正是我國開展集體農莊運動的必要條件，正是整個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前提。

從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初期起，勞動農民就開始過渡到新的道路，過渡到集體農莊的道路。^①

使農民向社會主義的農業形式過渡，爲的是要使我們的農業擺脫地主——資本主義制度留給我們的那種長期落後的狀態。集體化以前在農村中佔優勢的小農經營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不能提高到急劇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所要求的水準的。小農經營是極其散漫的，大大落後於工業的發展，它是無法滿足國家在糧食和其他農產品方面迅速增長的要求的。

根據一九二九年的材料，全國農戶總數已自一九一三年的一千六百萬戶增加到二千五百萬戶。個體農戶在經濟方面是這樣的貧弱，竟至這些農戶中的頗大部分，連使用馬匹和鐵犁都感到很不合算。大多數個體農戶是用中世紀的生產工具——木犁和俄國舊犁——來耕耘土壤的。

爲了推進我們的農業，把它的生產率提高到城市和工業所要求的水準，首先必須在技術方面革新它的裝備。但是，在那種散漫的個體農民的小規模經營情況下，這一任務是不可能

① 「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三八—二三九頁。

實現的。

農民的個體經濟，由於他們小塊的份地，犬牙交錯，田界縱橫，因而不能利用複雜的農業技術。只有擁有大塊土地的集體經營，才能實現這種可能性。

小農份地的存在，使得農業不能採用技藝方面的成就——採用正確的多區輪種制以及其他的農業措施，以保證提高土壤的肥力和收穫量。細小散漫的個體農民經營不能抵抗自然界的自發力量。也無力克服旱災和歉收等等。

列寧曾經指出：「靠小經營是擺脫不了貧困境遇的。『如果我們仍舊依靠小農莊來生活，那怕是以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的資格來生活，也是避免不了滅亡的。』」^①

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同志在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的演說中，當分析農業落後於工業的原因時，說道：

「有這樣的小農經濟為農業基礎，它既不能進行擴大再生產，但又為我國國民經濟的主要力量，難道可以加快速度推進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嗎？當然是不可以的。可以在多少長久的時期內，把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築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建築在最巨大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基礎上和最散漫落後的小商品農民經濟基礎上嗎？當然是不可以的。長此以

① 「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六五頁。

往，整個國民經濟都會有完全瓦解的一日。」^①

擺脫這種狀態的唯一道路，就是在新的現代化的技術基礎上，把細小散漫的農戶，聯合成爲大規模的集體經濟。

斯大林同志指出，社會主義農業發展的道路，保證了農民過富裕和文化生活，並爲農業方面的擴大再生產創造了基礎。

我國集體農莊建設的全部發展歷史，和我們社會主義農業在相當短的時期中所達到的巨大成就，無可辯駁地證實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

蘇維埃國家的農業在實現了全盤集體化以後，就和社會主義工業以及其他國民經濟部門一樣，順利地向前發展了。

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指出了：「集體化的方法所以成爲最進步的方法，不僅因爲它不需要使農民破產，而特別是因爲它使我們能於幾年以內，便在全國都佈滿了能够採用新的技術、利用一切農學成就而多多供給國家商品農產物的巨大集體農莊。

毫無疑問，如果我們沒有實行集體化政策，那麼我們便不能在這樣一個短促的時期內，

① 「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一四五頁。

消滅我國農業歷來落後的情形。」^①

富農在我國是一個人數最多的剝削階級，不消滅富農，農業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不能實現的。在全盤集體化以前，黨和蘇維埃政府曾經設法在農村中限制富農份子。但是，在農業全盤集體化時期中，富農民已是整村整區和整州加入集體農莊的時候，就不能再停留在限制富農的政策上，因而黨就從這一政策轉向新的政策——在全盤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過渡到全盤集體化的經過，並不是表現於基本農民羣衆簡單而和平加入集體農莊，而是表現於農民羣衆同富農進行鬥爭。實行全盤集體化就是要把全村所有一切土地轉交集體農莊，但當時有很大一部分土地還操在富農手中，因此農民便把富農從土地上趕走，把富農所有的財產沒收，把富農所有的耕畜和機器奪取過來，並要求蘇維埃政權逮捕和驅逐富農。」

所以，全盤集體化就是消滅富農階級。

這就是在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②

農民知道：蘇維埃國家的土地乃是全民的財產，因此他們勇敢地向富農衝擊，把富農從

① 斯大林：「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和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選區選民大會上的演說」，第二〇頁。

②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譯本，第三七三頁。

土地上驅逐出去，因而爲自己在集體農莊中過新的、自由的、富裕的生活掃清了道路。

關於農業全盤集體化，以及在這一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特殊意義，斯大林同志指出：「這是一個極深刻的革命，這是從社會底舊質態轉變到新質態的突變，照其結果來說，它是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具有同等意義的。」

這一革命底特殊處，就在於它是由上面，由國家政權來提倡，並由反對富農盤剝，爭取過自由集體農莊生活的千百萬農民羣衆從下面直接贊助實現的。」^①

這個革命一舉而解決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三個根本問題：第一：它把我國人數最多的剝削者階級，即資本主義復辟支柱的富農階級消滅了；第二：它使我們人數最多的勞動者階級，即農民階級離開了產生資本主義成分的個體經濟的道路，而轉上了公共集體社會主義經濟的道路；第三：它在農業這一最廣大和切身必需，而又最落後的國民經濟部門中，給蘇維埃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礎。

這樣，就把國內所有的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最後根源消滅下去，而創造了建成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所必需的、新的、有決定意義的條件。

「我們曾在八年到十年的時間中——斯大林同志指出——實現了我國農業從資產階級個

①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譯本，第三七五頁。

體農民的制度，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集體農莊制度。這是一個消滅在鄉村中的舊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制度和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的革命。」^①

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開闢了迅速發展農業生產力與根本改造我國農業的巨大可能。

由於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蘇聯農業便成爲全世界最大規模的、高度機械化的、最有生產效率的農業，集體農莊成了農地的基本使用者，蘇維埃國家把四億八千八百萬公頃土地交給集體農莊無限期地使用。^②

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根本改變了集體農莊農村中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的性質，使這些關係的性質真正成了社會主義關係。

集體農莊是社會主義型的經濟，它是基於公有財產和集體勞動上面的，它的發展基礎是蘇維埃國家所實行的有計劃的領導。在國家所有的土地上經營、廣泛採用一切成長着的頭等農業技術，農業機器站。利用先進科學的成就，集體農莊發展着多方面的、多部門的經營，增加了自己的商品性生產，保證滿足全民的需要和集體農莊莊員公共的需要，同時提高了他們的個人收入。由於農業機器站成了農業發展中主要的力量，在集體農莊的農村中，成長了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譯本，第三〇頁。

② 「布爾什維克雜誌」，一九五一年，第十三期。

爲數衆多的專家隊伍，掌握着爲管理巨大公營經濟所必需的高度農業技術和農業文化。

由於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集體農莊羣衆的文化和政治水平驚人地提高了，他們成了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

斯大林同志在論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指出：「我國農民是完全新的農民，這樣的農民是人類史上未曾有過的。」^①

黨和政府在全體農莊發展的整個歷史過程中，曾經給予它們巨大的幫助並曾設法在組織上、經濟上鞏固它們。

由於國家給予集體農莊巨大的幫助和集體農莊莊員以及農業機器站工作人員發揮高度勞動積極性的結果，在戰後五年計劃期間，我國的農業獲得了新的成功。穀物播種面積在五年中增加了百分之二〇以上，而技術作物，則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一九五〇年的穀物總收成超過一九四九年的水平三億四千五百萬普特。

農業技術裝備也成長起來了，在五年中，農業方面獲得了五十三萬六千架拖拉機（每架以十五馬力折算），九萬三千架穀物聯合收割機（其中有三萬九千架是自行式），三十四萬一千架拖拉機牽引的犁，二十五萬四千架拖拉機牽引的播種機，二十四萬九千架拖拉機牽引

①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中譯本，第六七六頁。

的耘土機，以及大量其他耕地、播種、收割的機器。

一九五〇年集體農莊的全部休耕地和翻耕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用拖拉機耕作的，全部穀物面積的一半是用聯合收割機收割的。這些材料明確地指出了集體農莊農業工作中的機械化，已廣泛地開展起來了。

在一九五一年，我國農業在技術裝備方面所獲得的補充，為十三萬七千架拖拉機（每架以十五馬力折算），五萬三千架穀物聯合收割機（其中二萬九千架是自行式的），五萬九千輛載貨汽車，以及二百萬架耕地和其他的農作機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工作機械化的水平更爲提高了。農業機器站在一九五一年所完成的農業方面的工作，比一九五〇年多百分之十九，集體農莊全部田野工作的三分之二以上是由農業機器站擔任的。在一九五一年對農業的電氣化方面進行了很多工作，集體農莊電力的使用大大增加了。

社會主義農業技藝一年年成長起來了，廣泛地應用了先進的米丘林農業生物學的成就。在促使農業技藝和全部農業進一步高漲的事業中，斯大斯改造大自然計劃——營造防護林帶、實行草田輪種制、建設池塘和貯水池——的順利實現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的。集體農莊、林場，農業機器站和護林站以及蘇聯歐洲部分草原和林原區域的國營農場，僅僅在一九五一年，就栽植和播種了七十四萬五千公頃面積的防護林帶。

農業機械化進一步的採用，以及實行了一系列的其他農學措施，保證了農作物收穫量的提高，保證了飼畜業及其產品量的增長。

一九五一年，在伏爾加河沿岸、西部西伯利亞、卡查赫斯坦以及在其他幾個地區，雖然在不良的氣候條件下，而穀物的總收穫量仍達到七十四億普特。同時，糧食作物——小麥和黑麥——還超過了一九五〇年的收成。原棉的總收穫量也超過了一九五〇年的收成，並比過去的年份為高。糖蘿蔔的收成比一九五〇年為高，超過了二千七百萬噸。

一九五一年全部農作物的播種面積比一九五〇年增加六百七十萬公頃。同時，棉花、甜菜、向日葵和其他技術作物播種量也增加了。多年生和一年生草、飼料用的塊根作物和秣草的播種工作大大開展起來了。

在一九五一年，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公有飼畜業繼續增長。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公有飼畜業在牲畜的總頭數中是佔主要地位的。

一九五一年，集體農莊公有牲畜的頭數增加如下：牛為百分之十二，其中奶牛為百分之十五，豬為百分之二十六，綿羊和母山羊為百分之八，馬為百分之八，集體農莊家禽的隻數則增加了一倍半。①

①「消息報」，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九日。